

〔美〕 G. 桑迪拉纳 编著

冒险的时代



光明日报出版社

冒险的时代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

〔美〕G·桑迪拉纳 编著

周建漳 陈堉成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The Mentor Philosophers
THE AGE OF ADVANTURE
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ers
Published by New American Library
First Printing, December, 1956
据美国“新美世界文库”出版社（纽约）
1956年第一版译出

冒 险 的 时 代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00千字
1989年 3月第一版 1989年 3月第一次印刷
1 — 13.800 册 定价：3.10元
ISBN 7-80014-322-8/B·0011

编者寄语

太阳神——光明之神，智慧之神，生命之神。

太阳神的传说，中外皆有；太阳神的崇拜，源远流长。

远古时，中国就有崇拜日神图腾的历史。古语有：天为神，日为尊；以日为百神之王；天之诸神，莫大于日；天之诸神，唯日为尊，诸说。并流传着与太阳神有关的许多美妙动人的神话故事，诸如“夸父逐日”，“有穷后羿”，“议和占日”，“凤凰鸟”，“日轮”，“扶桑”之说。

欧洲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极为崇拜太阳神阿波罗（又称福玻斯，光辉灿烂之意）。这位宙斯之子裸露着矫健的身躯，肩背七弦琴和神盾，腰悬金箭，斩杀黑暗之神（怪龙Python），庇佑人类。他睿智，顽强，乐观，豁达，洋溢着蓬勃的活力和充盈的热情。他出现之时，黑暗与魍魉便悄然遁去……。

太阳神，是真善美的和谐，象征着正义，智慧与科学；太阳神，是人类热爱生活，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精神升华，启示着幸福、和平与希望。德尔斐神庙前，阿波罗的伟大神喻“认识你自己”，永远是人类希冀的理想和追寻的目标。如是，我们借“太阳神”表明本套丛书的主旨：认识自然和人生的智慧，让科学与理性之光常明。

本套丛书的编者和译者主要是一些青年学子，他们在前辈导师的教诲下，获益非浅，并力图师承前辈的严谨学风和治学精神，在人文科学这块园地里，努力耕耘。同时，他们也真诚地期待读者朋友们凭借一颗渴求真理的心灵，凭借自

身对生活的体验，来阅读、鉴赏、批评这套丛书，从而共同参与一场思想的对话和交流，以探讨，选择各自的人生价值和生活信念。

“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愿“太阳神”丛书伴随朋友们一起去理解生活的真义，展拓生命的界域！

1988年3月 于北京

纪念我的朋友
劳罗·戴·波西斯
他为自由在罗马献身
1901—1931

新的世界

文艺复兴是一个伟大探索的时代——对于哲学家以及发现新大陆的航海家，发现了新技法的艺术家，涉足新的文学领域的作家都是如此。

著名哲学教授乔尔乔·戴·桑迪拉纳（Giovio de Santiuana）从这一激动人心时代的基本哲学著作中选取了一些篇章并加以述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思想上伟大探索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人类思维拓展到先前不被认为是哲学领地的领域。

在本书中，读者将看到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蒙田（Montaigne）、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e Vinci）和哥白尼（Copernicus）大胆的思想：关于政治谋略，人的迷误（fallibility），艺术的技法，最初的美学理论，人类在地球上的位置，等等。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如此大胆，一些提出这些思想的先驱者因此遭到

宗教裁判所以及政治权势的火刑。与此同时，还有那探险的激情，它显示了文艺复兴那股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发现地理——或智力——的新大陆的无畏气质。

作者乔尔乔·戴·桑迪拉纳曾执教哈佛，目前是马萨诸塞技术学院的历史学和科学哲学教授。

国际文化系列丛书

太阳神译丛

顾问: 梁漱溟 冯友兰 贺麟 洪谦

主编: 范进

副主编: 姜兴宏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芳 王之江 刘丽华 安延明

吴学金 张玮 陈弢 陈嘉明

陆瑞君 单少杰 范进 金成基

姜兴宏 柯锦华

目 录

1	导 言
57	第一章 库萨的尼古拉
76	第二章 学究气的学者，或概 念的蠢驴
79	第三章 列奥那多·达·芬奇
103	第四章 托马斯·莫尔爵士
119	第五章 马基雅维里
146	第六章 伊拉斯莫斯、路德和 丢勒
170	第七章 米开朗基罗
179	第八章 哥白尼
189	第九章 蒙 田
215	第十章 帕拉塞尔苏斯、开普勒 和伯麦
251	第十一章 伽里略
262	第十二章 哈克卢特
271	第十三章 乔丹诺·布鲁诺

没有一个时代是永恒不变的，但某些时代比大多数时代更富于变化。文艺复兴将自己看作是向正常理智状态的最终回复，似乎是一个复归。它急于为那个先于它的时代造出一个表示过渡性的名称——“中世纪”〔这个词是大约在1450年由库赛那斯（Cosanus）的大臣G·A·布希（Bussi）首先使用的〕。今天看来，我们的观点与此不同。对我们来说，那历时上千年的信仰时代乃是经过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产生出来的伟大果实，而文艺复兴则更象是一场爆发。在1450到1550年间，美洲以及太平洋、大西洋被发现了，人们进行了环球航行，知道了地球自身究竟有多大；哥白尼的学说否定了通行的以地球为中心的封闭宇宙的观念；宗教改革在整个西欧兴起；印刷了二千万册书籍，取代了手写本。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甚至它们单独地，都会压抑任何逐渐调整的可能。

因此，文艺复兴远不是一种重建，它成了在整个前锋线上的急速冲击。它受到那势不可当的革新潮流的激励，这些革新的意义是不可能被完全把握的。文艺复兴是一股狂涛，它在不到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消融于科学时代的无尽急流中。这一我们时代特有的关于文艺复兴的印象——其最初形式产生于荷尔德林（Höl-derlin）的思想中，当然也和其它的任何印象一样带有主观性，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文艺复兴作为一个特殊时期乃是急剧变化的一个

短暂阶段。除艺术之外，它没有任何可以辨认的稳定的方面。

因此，要想在此刻划这一时期的一些连贯的思想体系是很困难的，并且也是无益的；在这一时期中，哲学的探索是一个紧张急促的进程，一个向未知领域的尝试性探索。在这里所看到的理智的统一性存在于迅速改变旧体系和用新的内容丰富旧体系的顽强努力中。而在这种努力中，以往思想的精华并没有被抛弃。当这一伟大的探索结束时，整个的图景都改变了，新的星群在天空中闪烁。

因而，对我们来说，这一时期突出的不是系统的哲学，而是批判性的修正与创造性的思考，这种修正与思考在那些确立了各自短暂的统治的权威们那里体现出来。对当时人们探求真理的各种尝试的评论当然也是哲学的一个基本方面，而在象蒙田这样的思想者那里，这种评价同时就伴随着关于人的新观念的创立。

接下来将描述我们今天的一些观念是如何形成和产生的。这些观念在今天看来是我们思想的无可争议的基础，但曾经有一个时期，在它们刚开始产生的时候，这些观念象是梦幻、大胆的猜测，或是建立在几乎不可能的猜测基础上的任意信念。

当代历史学家的倾向破坏了关于文艺复兴“独特性”的传统观念。他们提出，中世纪自查理大帝以来的几个世纪中有着和在北欧发生

的文艺复兴一样多的“文艺复兴”。就它摧毁了另一长期因袭的关于中世纪静止不变的神话而言，这是很有道理的。但它不能抹煞这样一个确凿的事实：在自1400年或稍早一点开始的两个多世纪中，发生了一些与以往根本不同的事情。正如厄尔温·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所评论的，假如说象罗伯特·格劳斯塔斯特（Robert Grosseteste）这样一位生活在中世纪的人真的已拥有望远镜（看来他用它啥也没干），那整个文艺复兴的时间就长得多了。

正如布克哈特（Bouckharat）所坚持的，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它受到当时意大利特殊历史状况的影响，并将许多它特有的特征传给了北欧更广泛的文艺复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价值系统产生于中世纪自由公社的自由文明：这一文明给他们带来了关于作为自己命运创造者的人的能动性的发现，对世俗才能与成功、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人的欲望与情感的赞颂。由此产生了直述的写实主义和内省的抒情诗，产生了对经院哲学的怀疑，自由而不拘谨的道德观念，以及关于人生的世俗观念。

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个一下子变得如此重要的字眼是从那来的？对它的起源我们有必要加以注意。今天，人文主义隐约意味着某种与科学和专门化技术相对立的东西；在现代所面临的问题的压力下，它已不再是原先的

全部含意。与人文主义有关的另一个术语——“自由”也是同样。这个词现在约略与保守相对立。然而，依照自由的真正定义，自由永远意味着某种保守。这个词当初在西班牙产生时，是与“奴役”相对立的。“君主专制意志的奴隶。”（是不自由的——译者）

人文主义一词在公元前约150年产生于罗马，出自西庇阿家族（Suipios）。^①它是作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者的新帝国文明的口号。它与野蛮或野性相对立（所谓野蛮人的行为方式），表示教化的理性。

在基督教时代，这个术语有着与永恒相对应的短暂、悲惨这样的涵义：“人这可怜的创造物。”

文艺复兴继承了这样一个更广泛的含意：人性再一次被看作是人的“高级状态”，但它同样也隐含着迷误与弱点：因而就有冒险、责任、自由和忍耐。

正如我们可以从本丛书前一卷（《信仰的时代》）中读到的，中世纪哲学的巨大努力已经在奥康姆主义（Ockhamism）^②中达到了它

① 西庇阿家族乃公元前3—2世纪间罗马望族。老西庇阿为罗马将军，小西庇阿为罗马将军、政治家。——以下脚注除注明者外，均中译者所加。

② 中世纪英国唯名论哲学家奥康姆（Ockham，

的逻辑结论。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小心限定和彻底分离的（“绝对”）实体的世界，它仅仅由抽象的秩序联结在一起。这是一个非联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依照它关于将思维对象清楚区别、彻底分开的要求，甚至连原因和结果也成了不清楚的概念。这是一个逻辑原子论的世界，它满足那种纯分析的头脑，但实际上与它由之生发的结构严谨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去甚远。在这个概念转换的迷茫中无可弥补地失去的是希腊人始终保持着的用以将他们的宇宙统一为一个整体的诗的成份。以往诗意的想象力如今都升华为超自然的真理和神秘的直觉。它已离开了自然界——阿奎那曾试图紧紧把握的世界。

我们也许有充分的理由把科鲁西奥、塞留泰梯（Colulto Salutati）这位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和大臣在大约1390年写给帕多瓦的一位奥康姆派学者的信作为文艺复兴哲学的起点。在这封信中，他说：“真理不在于所有这些区别、问题和假设。剥去这些华丽的外衣，还我们的关于现实的知识……由上述的这些东西转向诗，诗的位置高于那些逻辑的知识，诗本身就是要

约1300—1350)的学说主张哲学的对象只能是经验和根据经验得出的东西，要把经验之外的一切统统剃掉，哲学史称“奥康姆剃刀”。

谈论上帝。在这里‘诗’是依‘poiesis’^①的古代含意来解释的。造与充盈的活动和制造以及被认为是人性本身的东西相一致。”

科鲁西奥在另一封信中说：“我的朋友，你别相信远离人群，回避美的事物，以及把自己关在修道院里是通向完美的道路。远离世界，你会从天上落到地上。而我置身于尘世事物之中，却能有把握地让我的心升到天空。在工作和斗争中，在关心你的家庭、朋友和包括所有这一切的城市的时候，你走的正是那取悦上帝的正确道路。

这不是反哲学的，也不是一个突变。塞留泰梯具有成熟的中世纪思想的倾向，他在重建信仰和意志高于理智机巧的至上性方面明显同情方济各会的奥康姆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他宣称理论的真正对象不是创造的秘密^②，而是语言与法律的结构。他想到：“思辨的目的是真理，但我们只能认识真理的外表；法律的目的是控制人们的行为，因此，那对我们有益的法律就是好的……这些法律的原则不是在外界事物中，而是在我们心中，由我们的心灵所赋予

① Poiesis 有：产生、造等含意，如 hemetopoiesis = 造血。而英文中 Poem（诗）一词与 Poiesis 同源，在希腊语中，poem 作 polema，意即造出的任何东西。故有此说。

② 创造在此是指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创造世界之意。

的。它们把家庭、城市和国家结合在一起，它们出自我们所具有的上帝的智慧。”这位虔诚的大臣继续说，就是这使苏格拉底成为一个超凡入圣的哲学家。并且，如果他真是为了内心的信仰而死的，“他毫无疑问应该是所有殉道者中最伟大的一位。”

在这里，既有健全的意识，但也有未来理智的可悲冲突的根源。我们看到，它很快就在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哲学团体，即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那里达到顶点。^①这个学院历史上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柏拉图著作的第一位译者与出版者马希里奥·费希诺（1433—1499）和《论人的尊严》的作者、米兰德兰的伯爵乔温尼·皮柯（1463—1494），他30岁就结束了他那短促然而惊人的学术生涯。

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者认为，处于亚里士多德水平的自然科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一点对这些伟大的改革者来说也许显得太令人沮丧。但我们应该想到，在伽利略之前，人们的思想要摆脱知识观念的经典轨道是相当不容易的。那时，物体的“本质”被理解为是完成它自身目的的趋向，并且这就是它为什么存在的回答。因此，怎么可能不把这块地盘留给亚

① 这句话中的它，应是指前边提到的由塞留泰梯的那封信代表的文艺复兴哲学的起点，而不是前一句话中提到的理智的冲突。